

旧址位于度假区朱老庄镇焦营村——

80年前,这个农家院藏着情报站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目伦

“听老人讲,我父亲曾是八路军的情报员。如果不是齐连长的后人前来探寻先辈的革命事迹,我们还不知道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聊城情报分站就建在我们村芦洪录家。”11月16日,度假区朱老庄镇焦营网格党支部书记芦洪岩兴奋地说。

1943年4月17日凌晨,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率分区基干团在冠县北部突遭日军1500人、伪军3000人“铁壁合围”,除三连连长齐健民率连突围外,一、二连在冠县孔村与日军血战一整天,牺牲巨大。为增加冀南军民与敌斗争的回旋余地,当年7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冀鲁豫军区三分区改为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中国共产党冠县历史》第一卷记载了这次突围战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军分区对日伪“铁壁合围”的侦讯情报不灵敏。

芦洪岩口中的“齐连长”名为齐健民,1920年6月出生,2002年7月去世,山东临邑齐家庄人,曾任四川成都军区作战处、军训处处长。《齐健民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齐健民“到敌人‘心脏’去建立情报站”的经过。军分区吸取当年春天对敌战斗的惨痛教训,加强情报侦讯,于1943年8月在冠县桑阿镇一带建立情报处,处长为军分区基干团团史秉信,三连连长齐健民任军分区侦通队副队长(后任情报处参谋),还有协理员、通信员等若干人。1943年11月,齐健民在堂邑西南10公里处,即现在的东昌府区郑家镇于家村建立聊(城)堂(邑)情报总站(中心站)并任总站长。为掩人耳目,总站人员身着时髦“汉奸”装,即戴礼帽、墨镜,并叼香烟、



齐渝临(后)走访焦营村时与齐健民当年驻村户后人合影(资料图)

腰插枪,骑车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聊城城内有日伪重兵驻守,公路网发达,控制着济南、临清、冠县、堂邑、莘县等地的集镇,调兵运物迅捷,便于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突袭、“三光”扫荡和“铁壁合围”。因此,侦悉聊城日伪情报动态是中心站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聊城情报分站迫在眉睫。

《齐健民档案》记载,1944年元旦,齐健民与情报处派驻聊城情报分站站长阎俊山仔细研讨敌情、建站地等方案。当晚,阎俊山潜入聊城城南约10公里处的侯营焦家楼(现在的朱老庄镇焦营村),在此秘密建立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聊城情报分站(一分站)。

焦营村紧邻徒骇河,是一个地僻人少的小村,位于聊阳公路西约3公里。分站情报室建在该村抗日开明士绅芦春俄家里,情报员在芦家两层土楼下一间隐蔽的暗室中秘密开展工作,室内潮湿、阴暗,并有地道通往村边,以防日伪突袭扫荡和破坏。“当时村里有三座土楼,我们家是最好的,还有东西各五间配房。齐连长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跟我们一起居住。如今,土楼虽然已被拆除,但地基下面还有当时的大青砖。”芦洪录是芦春俄的二儿子,今年80岁,他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往事。

聊城情报分站

工作的重点是侦悉聊城城内日伪军及聊阳公路沿线日伪炮楼、据点的动态,并与守护聊城东门大城楼、公路沿线据点伪军头目建立了单线联系。情报员将每天搜集的敌军讯息动态、武器装备及战斗力,将据点、炮楼防御工事画图制表,修改完善后汇集存案并上报,以备我军反攻收复失地之用。聊堂情报总站至聊城情报分站有20公里的日伪占区,为确保安全,焦营村两个10岁左右的小交通员“小七子”“小狗子”伪装为手持打狗棍的小乞丐,通过敌占区每天送一次情报,“工资”是每月一斗小米。齐健民每周去聊城分站检查一次工作。“这位‘小七子’就是我的父亲芦春成。听我母亲讲,有一次父亲去冠县送情报,不慎被汉奸抓住,他急中生智把信吃掉,后被关押在沙镇据点,差点被活埋,所幸被陈屯村(现属湖西街道)的一位亲戚保释出来。”芦洪岩介绍。

1944年初夏,聊堂情报总站与聊城、临清、冠县情报站连成了一片,敌人动态已由情报处掌握,鲁西大地为日伪军布下了“天罗地网”。当年7月,史秉信、齐健民奉命去太行山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齐健民的接替者是军分区基干团一连连长牛润武。1945年7月,军分区情报处和各情报站因抗战接近胜利、对敌作战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而撤销。

解放后,齐健民到四川成都参

加工作,并写了一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下自己当年在聊城、莘县、冠县、临清等地战斗、工作、生活的经过,并嘱托后辈一定要替他到聊城寻访当年掩护、照顾、救助过他的乡亲们。为此,十多年来,齐健民的小儿子齐渝临多次来聊城,按照父亲回忆录中的记载,沿着父亲当年的革命足迹,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同时拜访了多位革命群众的后人,并在莘县和冠县各立了一块碑以表纪念。“前段时间,我再次来到焦营村,跟镇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见了面,计划在村里立一块碑,希望在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聊城情报分站旧址发生过的红色故事能够被更多人了解。”齐渝临向记者介绍。

焦营村曾属于侯营辖区,侯营镇侯营村的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员王忠祥也非常关注这一红色旧址的建设情况,他多次到焦营村走访,并和芦洪岩到莘县等地了解抗战时期地下情报站的有关事迹。“这算是一个新发现,有助于当地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传承。”王忠祥说。



王忠祥(左一)和芦洪岩(右二)在了解当年情报站的情况(资料图)